

宣
紙
以
裝
書

太炎文錄初編

章氏叢書

文錄卷二

與鐺光漢書

癸卯

昨得手札並大箸二種下走數歲以來以世無憊人自分臣之
質死今者奉教君子吾道因以不孤積年鬱結始一發舒勝得
清酒三升也曩時爲左傳讀約得三十萬言先爲敘錄以駁申
受之義辭繇不暇具述至以中壘亦治左氏說似支離然君山
新論明言鐺子政子駿伯匡父子呻吟左氏下至婢僕皆能諷
誦此語固非無據君山親見二鐺語當可信今之疑者但以漢
書所言歆數難向向不能非閱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取此爲證
耳僕則以爲仲任論次人材鴻儒通人本與儒者有別漢世儒

者墨守一先生之說須以發策洩科此專持家法者也向歆本
好博覽左右采獲自石鴻儒通人之列與墨守者有異即觀子
駿之說左氏猶多旁引公羊則向之兼通二家未爲異也穀梁
與左氏義少違戾與公羊復非同趣上自孫卿下至胡常翟方
進輩皆以左氏名家而亦兼治穀梁蓋二家本皆魯學異夫公
羊齊學絕不相通者則子政貫綜二氏宜也新論本書今已亡
佚所引數語見于論衡素丞相之遺迹猶可蒐尋量其時代本
在叔皮之前譚于王莽朝已仕似不應信漢書而疑新論也說苑新序
所舉左氏成文多至三十餘條慮非徵據佗書者其間一字偶
易適可見古文左傳不同今本且子政之改易古文代以訓詁
者亦皆可觀大史公世家所述大略同茲蓋字與今異者則可

見河閼古文訓與今異者則本之賈生訓故播繹古義斷在斯
文此僕所以珍爲鴻寶也若乃正義之作亮有數難鏘許諸家
多義例而少訓故然其例猶大體相似仲師子慎多訓故而少
義例其訓故又多乖異侍中兼之亦申己義治經者既貴其通
亦貴其別不容以仲師之言蔽子駿以待中之言蔽仲師家有

異義又不容唯阿兩可

如中遠疏詩毛鄭異義各自分疏不加
裁斷此固傳箋並用疏不破注不得不

爾今左氏古注既非原本特從佗書采輯則注雖出于古人而
定注者乃己也似宜定其然否以然者爲注而釋之以否者入
疏而駁之然後義有準
的不同專務編輯者至夫古義無徵而新說未鑿者無妨于

疏中特下己意乃不爲家法所困陳碩甫之疏毛惠定字之述
易皆因執守師傳以故拘攣少味僕竊以爲過矣舊疏故證家
有是書正義雖未完具終望諷誦一過未知佗日可以借閱否

甚猥猥也。大著駁大誓答問條理明遺足令龔生鉗口。墨孟諸家所引大誓尊意謂在下篇。下走曩日持論則謂國語有引大誓故者。故即訓故之故。疑墨孟所引皆在大誓故中。周漢人稱引古書經典傳注。往往不別。亦猶引書序者直稱爲書。而士禮喪服之記。至今與本經同列。其比例也。至大誓有故諸篇無故者。或今已散佚。或如管子中偶爲數篇作解。而它篇不盡作解。未審尊旨然否。大著小學發微以文字之餘簡見進化之第次。可謂妙達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下走三四年來夙持此義。不謂今日復見君子。此亦鄭服傳舍之遇也。請述數言以爲塵壤之助。尊意以尊酋二字皆以酒器酒名引伸爲貴者之號。此旨正與僕合。夫重其秩位則謂之尊。敬其法典則謂之彝。易稱不

喪匕鬯。史有三爲祭酒。此皆古人重酒之徵。旁徵印度則婆羅門以蘇摩爲天王。近徵日本則秦王弓月因造酒而被崇敬。至少康爲庖正，得以光復舊物者，亦以釀酒悅眾之故。杜康即此皆往事可驗者矣。尊箸謂人偶爲仁，合於康德之義。僕按古文仁字作𠤎，夷字亦作𠤎，而山海經稱夷羿爲仁，羿蓋夷俗。仁仁者，壽所以名夷者。其初祇有仁字，後以雙聲相轉，始作夷音。亦真脂通轉之理也。說文凡𠤎同字，而𠤎字特訓仁人，則𠤎亦即夷字。下體詰訕象夷俗躄踞也。段先生未明茲義，遂以仁人之訓爲淺人所妄改，亦輕于疑古矣。尊意引君訓羣之說，因以林叅比況，此可爲爾雅舊注與高郵王氏之新說通其鄣隔矣。僕疑古文君祇作尹，如君氏作尹氏是也。尹字從又持杖，父字亦

從又持杖此可見上世家族政體父即家君君即國父延及周
時三公稱農父弘父祈父而漢時亭長亦尚稱曰亭父此皆沿
襲古語也尊意以一二三四五皆有古文而六字以上即無古
文以此爲上世原人祇知五數之證僕向者曾思此義祇以五
色五音五位作證今君復能實證古文則真豁然確斯持之有
故矣陳義奧博不復能贊一詞也章炳麟白

再與鍾光漢書

連接三書以事冗未及荅今少得暇敬陳鄙意以俟采擇春秋
書朝而無三時之禮君云魯在東方得之然公及宋公過於清
則遇禮未嘗不舉而事在造次當不及會禮之詳備是知遇名
與周禮同遇實與周禮異素王改制固無其文桓文霸政亦未

塙爾此絕不可解者。鑿賈以遇爲冬遇。此即取周禮爲說。無如
事在夏時。不應反行冬禮。下曲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此
爲今文家說。征南取以解經。于情轉愜。竊疑周禮亦有損益。緯
書文耀鉤有成周改號。襄弘分官之說。恐前此固嘗修改。非必
始于襄弘也。前書云。孤卿非齊晉所無。齊晉指桓文霸制。文尚
未明。故君疑謂齊晉二國耳。春秋上公之國。惟有宋在。或亦自
行殷禮。無周禮孤卿之制。然三監之稱。公見於儀禮。則亦與孤
卿同體。周室舊封。惟衛取大實。兼殷畿千里之地。鄭謂卿鄰爲
衛所并。此未
必然。卿鄰所載。皆是衛事。若爲衛所并者。則卿鄰自當有詩。如
檜爲鄭所并。魏爲唐所并。而檜魏二風。自載彼國之事。不載鄭
唐之事也。其後方伯之國。亦當自有其官。觀衛晉皆置六卿。未必僭
擬天子。其三即三監耳。而春秋書此。亦與三命之卿無異。且卿

亦書爲大夫此豈絕無取義或大夫爲孤監命卿之通稱文從
省略則然乎若夫五十凡例不足盡傳文之旨君言誠是而鐫
賈許頴復於傳文之外自爲枝梧則不足致意者今欲作疏惟
就征南釋例匡救其違先於篇首爲條例數十篇然後隨事疏
證各附其年斯綱紀秩如矣康成箋詩必先作誼輔嗣說易亦
有略例此則揭示大義自與隨文訓說有殊可據以爲法者也
征南釋例惟拘於赴告者必當匡救其餘可采者多即如賈侍
中言左氏義深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辭耳若夫稱國弑君明
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爲解征南于此取爲闕通而近世
鰕儒多謂借此以助典午如焦里堂沈小宛輩可謂深通古義
矣于此猶斷斷忿爭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猶視乎藪

澤也。征南短喪之說亦爲近儒所誦。若夫據檀弓所述曾申之說則左氏本無此義。惟文公于喪中納幣而傳謂之禮者或由歷記有譌誠難猝定。其他卒哭除服之法未有明徵。然春秋諸大國惟魯衛齊晉周室所封宜秉周禮。秦楚僻遠或襍前王之俗。杞宋本用夏殷舊典而附庸小國亦多得封于前代。則典禮不同亦毋多怪。要之邦交之法雖僻陋在夷者亦不得不以周禮爲準。若內政則未必爾。故喪服三年之制亦不通于杞宋諸國。至于編輯舊注之法鄙意漢世以左氏名家者不止賈服二公。賈誼馬遷二鐫下及同農父子其訓詁皆略可詮次。前四公同觀古文義據確鑿二鄭賈服漸有粗疏。今既所據多家而又撫拾不具非如毛鄭二公原書具在是當擇其善者列之爲注。

其異說則於疏中駁之可也。其先儒所未具者，自下已說列於疏中亦可也。

來書言後明史當作地理職官藝文三志，取是遺老故書蒐尋未易，然禁書目錄於今尚存，即編排亦非難事。特四部七略諸科不易分配耳。職官經制略與全盛之世有殊，惟臨事題署者致爲紛拏，非細攷不能得實。地理取易，直于黃圖中抹去數省，遞縮遞微，則瞭然明白矣。南疆佚史日本亦有鈔傳，惜其譌誤過多，行篋中獨有明史及行朝錄舉以對校，未能就理。內地既有舊刻，宜速印行。明季舊聞多在零丁小冊，獨此則爲正史體裁。睿臨即故相溫體仁之從子，故議論不偏護東林。其論福王亦甚平允，而日本所鈔卷帙未具。西南諸將若李定國、鍾文秀

輩則無列傳。孔有德、尼堪之死，皆所不詳。延平始末亦不具載。未審內地有其文否。

編輯辭典體與字書有異。字書但據朱氏通訓略施條貫，如是已足。辭典當分詞性，而日本九品之法施於漢文，或有進退失據。兒島獻吉復增前置詞爲十品，然此皆以歐語強傳漢文，而副詞一品尤爲襍亂，必應分析。又說文訓改爲詮詞，此亦自成一種。如聿曰吹謂等字，有時爲意中擬議而非實形于言，則皆當以詮詞目之。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謂字非明有語言與尋常用爲動詞者有別，則所謂詮詞者也。爾來新學小生歸命日本或以英法語格強相支配，適足見笑大方。此則吾輩責任必不應弛者也。

12.3.28

與王鶴鳴書

仲皋足下。得書論古今事四端。多與鄙懷刺繆。念不可終祕臧。故爲明者道其一二。足下云。儒術在致用。故古文不如今文。朱陸不如顏李。僕以九流著於周秦。凡爲學者。非獨入儒而已。經師授受。又與儒家異術。商瞿高行。鐸椒之流。嘗事王侯。名不唯。唯顯著如孟荀。魯連也。春秋斷獄。禹貢治河。三百五篇當諫書。無過以典訓緣飾。不即曲學干祿者爲之。漢之循吏。吳公張釋之。朱邑黃霸。少驚如韓延壽。皆以刀筆長民。百姓戴德。仲舒乃爲張湯增益苛碎。嘗仕江都。民無能稱。侔於千駟。此則經術致用。不如法吏明矣。周官九兩曰。儒以道得民。鄭君曰。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今顏李所治六藝云何。射御猶昔。禮樂即

已疏陋其言書數非六書九章也。點畫乘除以爲盡矣。販夫販婦以是鈎校計簿何藝之可說。僕謂學者將以實事求是。有用與否固不暇計。求六藝者究其一端足以盡形壽兼則倍是。汎博以爲用。此謂九能之士不可言學。近世翁同龢潘祖蔭之徒學不覃思。徒摺撫公羊以爲奇觚。金石刻畫厚自光寵。然尚不敢言致用。康有爲善傳會媚以撥亂之說。又外竊顏李爲名。高海內。始彬彬向風。其實自欺。誠欲致用。不如掾史識形名者多矣。學者在辨名實。知情僞。雖致用不足尚。雖無用不足卑。古之學者學爲君也。今之學者學爲匠也。爲君者南面之術。觀世文質而已矣。爲匠者必有規矩繩墨。模形惟肖。審諦如帝。用彌天地而不求。是則絕之。韓非說炳燭尚賢。治則治矣。非其書意。僕

謂學者宜以自省。足下云古之良史，孟堅不逮，子長遠甚。此兩
宋以降恆言也。棘下生左，此明之學。賴史記存其故訓，不絕如
綫。言先橫老，後六經誠過。八書乃不逮漢志翔實。游俠貨殖諸
篇，一子豪猾，一子齊民。此爲後瘡于前。文章工拙之論，非僕所
敢知也。足下云辭章詩歌，其用賢于歷史。此本諸希臘亞歷斯
陀德者。夫論稱文勝爲史，盡飾之至。素以爲絢宜莫如史志。然
則本六藝以述典法，其緒言爲文辭。竺學而不文，白賁也。尚辭
而弱質，翰音也。識典章者，辭章詩歌。始吉圭無盈辭，荀卿賈生
知之矣。且古之爲詩，以陳國俗。鄭君序其詩，謹曰：欲知源流清
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
傍行而觀之。夫蟋蟀山樞，葛生藟蔓之辭，似若放曠，其實皆爲

國事發憤高厲近神仙者獨有樂府然如獨鹿諸篇猶有所感切陳諫詩不系國風雖幼眇善感人無以增懷古之念陵虛高行自有老莊浮屠之說助其悲欣無以辭章詩歌爲也僕又聞之凡諸樸學雖阿好者有非弗能隱雖媚嫉者有是弗能蔽瑕垢鼂采效情同見是以無偏無黨文辭即否忌者相攻雖橫言無一字中律令可也朋黨相比雖多病則謂之美近世比周之德獨文士爲眾荀卿欲隆禮義殺詩書僕亦以爲當如是矣足下又云學校雖劣猶瘡于科舉科舉廢學校興學術當日進此時俗所數稱道者遠觀商周外觀歐美則是直不喻今世中國之情耳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益善自上建之則日衰凡朝廷所闔置足以干祿學之則皮傅而止不研精窮根本者人之情

也會有賢良樂胥之士則直去不顧自窮其學故科舉行千年
中閒典章盛于唐理學起于宋天元四元興宋元閒小學經訓
助于清世此皆軼出科舉能有名家寧有官吏獎督之哉惡朝
廷所建益深故其自爲益進也今學校爲朝廷所設利祿之塗
使人苟偷何學術之可望且主榦學校者既在官吏關節盈篋
膏粱之家終在上第窶人或不得望其門此爲使學術日衰乃
不逮科舉時也曩者凌摺賣香汪紱陶瓦戴震裨販汪中傭書
張惠言餓不能具餅餌及其學術有造往往陵厲前哲修名爛
然自今以往上品將無寒門斯風則墮地矣方更增悲無爲幸
也章炳麟白

與人論樸學報書

案右文社本奪取爲明通以下二十字今據別本補以移改不便故作雙行校者識